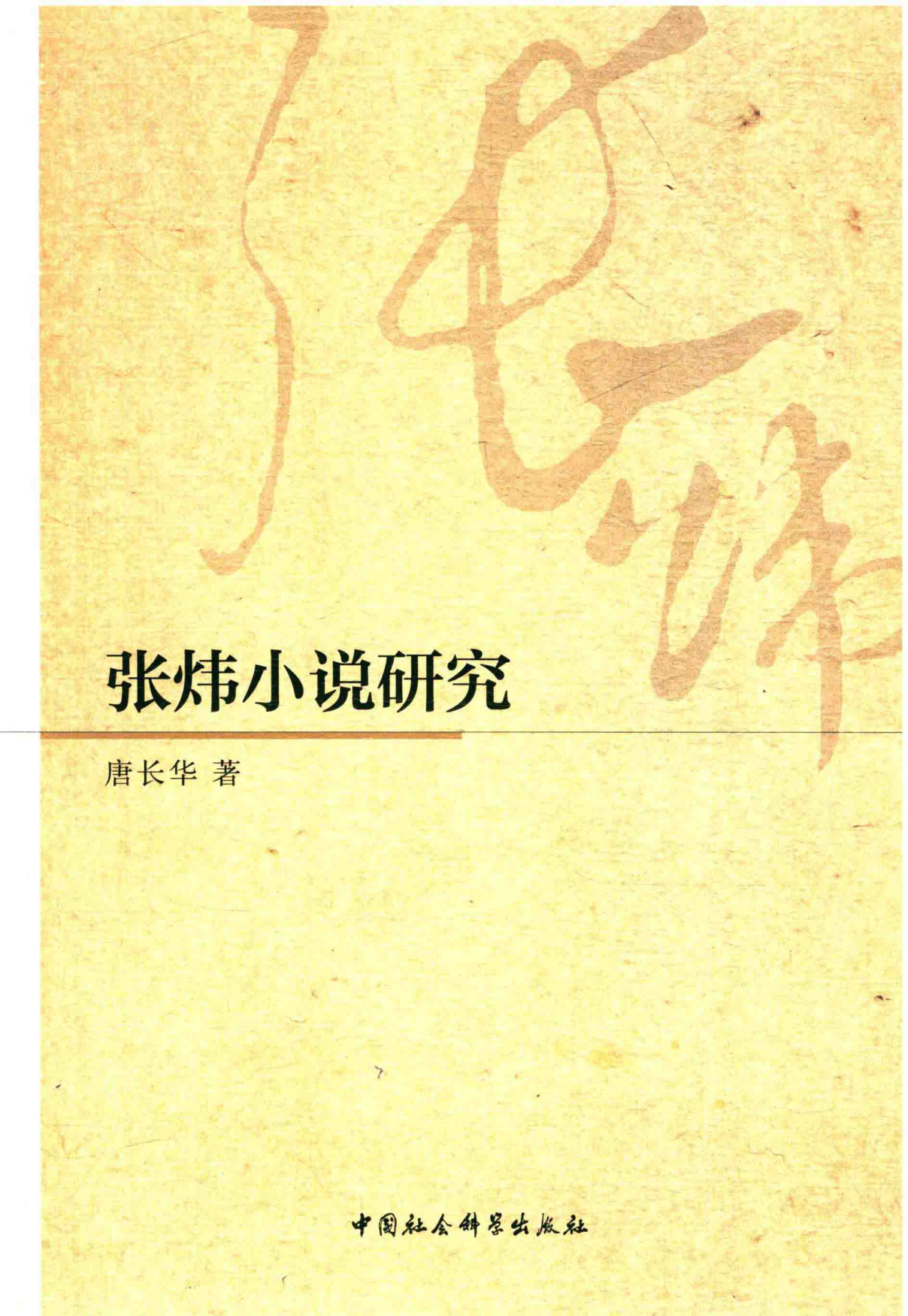




张炜小说研究

唐长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炜小说研究

唐长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炜小说研究 / 唐长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290 - 1

I. ①张… II. ①唐… III. ①张炜—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0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清华

作为齐鲁大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张炜的创作已走过了近 40 年的历程，其创作的总量已逾千万字，其中像《古船》《九月寓言》等早已经载入当代文学史，成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另外，像《柏慧》《家族》《外省书》《刺猬歌》《你在高原》等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都引人瞩目，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学话题。2011 年，其十卷本小说巨著《你在高原》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张炜的小说显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成就和收获。而且，由于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坚守，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对于历史处境中的人性与道德状况的殷殷忧患，使其作品获得了广阔的历史深度与思想含量。他本身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以及深入民间的写作方式，又使其成为一个丰富的精神与人格现象。因此，对张炜的研究历来是一个热点，也是能够体现研究者思想深度与境界的一个学术场域。许多著名学者和批评家在这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像陈思和、陈晓明、郜元宝、张新颖、王光东等研究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写过许多文章。进入新世纪，关于张炜研究的整合与规模性的成果也层出不穷，《张炜研究资料》《张炜、王光东对话录》《行者的迷宫》《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颜敏）、《纯然与超越：张炜小说创作论》（王辉）等一批成果陆续问世。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从田园、流浪、受难、生态批判、知识分子形象、女性形象、思想文化资源等不同主题或论域出发，大大丰富了原有的格局与视点。

不过，纵观以上成果，几乎悉为专题性或某一思想背景的讨论，总体性的研究则稍显不够，尤其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创作论的研究思路更不



多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看唐长华的《张炜小说研究》，便显现出非同一般的意义。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敏锐地意识到了张炜小说中的一个强大而贯穿始终的倾向，即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的视角，以此作为引领全书的逻辑，展开了对张炜小说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上看她的成果，便会有诸多新视域与新启示。

唐长华认为，张炜的小说世界与现代性反思有着深长纠结的不解之缘。其80年代创作的《古船》，可归为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启蒙小说，但其中已开始关注现代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发展的隐患；到90年代，张炜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人性沦落、道德下滑、文明衰败、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表现出强烈的疏离和愤怒，并为应对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方面的逼压而多方求索；进入21世纪，张炜开始稳住阵脚，自觉选择以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反思、记录时代的喧嚣，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经验与现象进行更冷静的描写，同时也传达着一以贯之的坚韧的拒绝和对抗，乃至自觉地从民间和民众中寻找发现抵抗现代性侵蚀的各种力量。

以我的眼界看，这部《张炜小说研究》大致从两方面探讨了张炜小说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文化根源。一方面是张炜自觉地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扎根于齐鲁大地，传统儒家、道家、齐鲁大地民间文化都为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是张炜的现代性批判又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立场进行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精神和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情怀赋予其小说创作理性的冷峻和人性的悲悯。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地构成了张炜最重要的精神背景和思想资源，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写作姿态，以及情感动力与灵感源泉。论者非常敏感地抓住了这一关键，使得随后的论述有了非常精当的逻辑格局。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对张炜小说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既概括了其创作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又对每一时期的作品做出了谱系化的解读。这种注重文本细解的研究方法，也代表了当前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向。我注意到作者对张炜代表作品的分析，可谓是紧贴人物形象，紧贴故事逻辑，紧贴作品中暗含的情感力量，分析是深入到位的。在论述其阶段性特征时，作者十分注重联系作家的现代化反思视角，指出作家态度不断的微妙变化——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现代化持基本肯定态度，只是对恩格



斯所说的历史与道德的悖论葆有了警觉；90年代则采取了激进的态度来批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显示了鲜明的道德立场和坚硬的思想质地；新世纪作家对社会现代化的态度渐趋冷静，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了更多的行动精神，其现代性反思具有了更丰厚的现实根基与文化土壤。这种将文本解读与某一视角下作家的写作道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式，对于把握作品内涵、更精细地体察作品的艺术魅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纵向把握张炜小说发展史的基础上，该书也横向展开了对张炜小说之主题、人物与艺术特质等的研究。在把握张炜小说的主题时，我注意到论者从现代性反思的视角进行了分类研究，概括了张炜小说的几个主题：欲望批判、生态批判、城市批判、技术批判，等等。这种分类方式虽然时有交叉和互相涵盖，但还是清楚地揭示了张炜小说现代化反思的几个层面。在论述张炜小说中的人物时，论者从实与虚两个层次，把张炜小说中的人物归为家族人物系列和民间人物系列，我以为是很精当的。前者的特征是善与恶，善者组成善的家族，恶者也有恶的家族，后者则是神秘而混沌的，具有民间性和传奇性的特点，亦真亦幻，或真或幻。在阐述张炜小说的语言等文体特征时，论者使用了形式分析的方法，也很见功力。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很看好这部著作，但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我似乎又有些许不满足，以为历来中国的批评传统是知人论世，是贴着人物与命运、性格与处境的“心学”之论，作为文学研究，理论范畴的使用有时也会伤及所谈论的对象，把许多复杂和感性的文学问题概念化了，这也是论者在面对张炜这样一位有着复杂而庞大的作品世界的作家的时候，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悖论：理论既可以帮忙，当然也有帮倒忙的危险——假如过于僵硬地使用的话。但好在，十分精细的作品细读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预设逻辑所带来的硬性判断。

十几年前，我在山东工作时，唐长华曾是我的硕士研究生，跟随我读书三年，她诚恳的为人和好学而深思的品性，至今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有着扎实的分析能力，读研期间即表现出对一些理论方法的钻研兴趣。她的特点是有出色的感悟力，同时又不乏理论概括力。2003年，她回到先前就职的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工作至今。十多年来，她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以所在学校的山东作家研究所为依托，对山东当代作家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和研究，出版了《山东新时期小说流变与传统文化》，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对张炜小说的研究即是她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

学术研究需要兴趣，更需要毅力。作为一名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成员，长华的坚韧和质朴，使她对研究对象投入了难得的热忱和情感，我们不难从她的文字中读出这些诚挚的情愫。近年来，她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多地锁定在山东当代作家上，想必也是出于对故土，对齐鲁大地的一份热爱。相信她会一直在此领域辛勤耕耘，收获更多更好的成果。作为曾经的业师，我由衷地期待着她的学术上的每一个新的进步。

2016年4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绪论 张炜小说研究述评	(1)
第一章 张炜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13)
第一节 张炜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	(13)
第二节 张炜小说中的道家文化精神	(19)
第三节 张炜小说中的民间文化精神	(23)
第四节 张炜小说中的齐文化精神	(28)
第二章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立场	(34)
第一节 启蒙与现代性反思	(34)
第二节 张炜小说中的批判精神	(41)
第三节 张炜小说中的悲悯情怀	(50)
第四节 对张炜知识分子立场的评价	(59)
第三章 80 年代张炜的思想与创作	(65)
第一节 清纯的芦青河之歌	(66)
第二节 诗人的愤怒与苦闷	(71)
第三节 灵魂追问与精神成长	(78)
第四章 90 年代张炜的思想与创作	(84)
第一节 建构大地诗学	(86)
第二节 坚守善的阵地	(92)
第三节 寻找精神家族	(99)



第五章 新世纪张炜的思想与创作	(107)
第一节 新世纪张炜的思想发展	(107)
第二节 理性坚守与欲望搏击	(116)
第三节 奔跑的大地女神	(120)
第四节 自然与人性的受难	(123)
第五节 一代人的追问与思考	(128)
第六章 张炜小说的现代性批判主题	(142)
第一节 欲望批判	(143)
第二节 生态批判	(148)
第三节 技术批判	(153)
第四节 城市批判	(157)
第七章 张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163)
第一节 善恶分明的人物家族	(164)
第二节 混沌神秘的民间人物	(174)
第八章 张炜小说的艺术特质	(185)
第一节 回归本体的语言	(185)
第二节 创新的文体和结构	(195)
附录一 守住文学的“根” ——张炜访谈	(203)
附录二 张炜创作年表(1973—2015)	(210)
后记	(221)

绪论 张炜小说研究述评

张炜自197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到2010年出版长河小说《你在高原》，经历了近40年的创作历程，发表了多达1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有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声音》《一潭清水》，有被评论界高度重视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有引起极大轰动、获得各种奖项的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刺猬歌》《你在高原》等。可以说，张炜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他充沛的探索历史真相的激情，尖锐的批判现实的立场，为民请命的勇气，对小说艺术形式孜孜不倦的探索……都构成其创作的独特价值。

张炜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当代社会同步进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示波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风起云涌，文学以巨大的声势荡涤着几千年遗留下来并在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固化的专制思想，张炜写出了《秋天的愤怒》和《古船》等作品；90年代市场经济社会到来，人的精神世界被贪欲掌控，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唯有道德理想难寻踪影，作为“大地守夜人”的张炜执着地守着那盏精神灯火，写出了《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他不断抗击着袭来的“黑暗力量”，寻找着精神家族的血缘支撑；新世纪时期，《外省书》的书写是张炜沉淀自己激愤情绪、生发内力的又一次上路，他再次走向大地、寻找奔跑的力量，写出了《丑行或浪漫》《刺猬歌》。2010年长达450万字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件盛事，它是一代人的精神自传、一个时代的民族心史……总体而言，张炜小说创作贴近时代，关心社会民心，从知识分子의良心和责任感出发，对中国现当代史上的荒谬、残酷进行了反思，对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物欲泛滥、道德堕落、人性异化、环境破坏等——进行了有力批评。虽然被一些人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张炜思想的前瞻性，在现代化偏执后果越来越显著的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认可。

张炜的小说创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近 30 年来，对张炜小说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据统计，相关研究论文近 700 篇，研究专著两部^①，硕博论文 60 篇，研究资料汇编一部^②，对话录两部^③。根据有关研究者考察，“有关张炜的评论、笔谈、介绍，就研究方法而言，大体可分为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形式批评、比较文学批评以及编年史批评几种”^④。其中，社会学批评成果最多，包含着思想研究和道德研究诸种向度。对张炜的研究可谓是成果丰硕，方法多样，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些研究者从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人文主义等理论话语层面进行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坐标——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认为张炜的创作和思想立场是反现代和保守主义的研究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较大声势。笔者认为，指认张炜创作反现代性的观点，忽略了张炜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启蒙主义立场，没有看到张炜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张炜在 90 年代的激愤立场——对中国社会弊端和丑恶现实的深恶痛绝，表现出一种思想现代性特征，即以反对虚幻的社会现代性为标志的真正的现代性。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研究者，更多地认可和赞扬张炜的立场，认为张炜的创作具有稳固、自足的精神哲学，体现出一种质朴、关爱劳动者的“大心”^⑤。张炜的创作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有着血肉相连的联系，他的小说除了艺术上精益求精外，更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广忧思，对人性、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

① 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辉：《纯然与超越：张炜小说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黄轶编选：《张炜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张炜、王光东：《张炜王光东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彭维锋：《自然权利诉求与现代性断裂——张炜小说研究的新路径》，《当代小说》2006 年第 1 期。

⑤ 李洁非：《张炜的精神哲学》，《钟山》2000 年第 6 期。



关怀。可以说，在中国奔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张炜如同一个神情冷峻的战士，真诚地恳请人们慢下脚步，看一看我们在现代化途中留下了什么……正是出于对思想现代性的真正追求，张炜对社会现代化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

基于对张炜小说创作之思想现代性的判认，我们试以思想的现代性为坐标，勾勒一下张炜小说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张炜小说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张炜 80 年代的创作是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追求相呼应的。80 年代，中国社会正在突破一种极“左”的政治体制，大力倡导思想解放，思想界一致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与极“左”政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重启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批判的就是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借尸还魂”。张炜以自己的创作汇入了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其创作很快从最初充满乡土田园气息的芦青河序曲步入了充满“思索”和“愤怒”的秋天系列。

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张炜小说反封建和反“左”相结合的现代启蒙思想持肯定态度，普遍认为《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古船》等作品表现了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历史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勇气，表现了对封建集权人物在改革过程中继续掌权的强烈批判。如雷达认为，《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强化了对封建主义幽灵的批判，对“封建主义幽灵在中国当代农村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封建主义的变态”给予了深刻揭示，作品塑造了富有思想的农村思考者“人”的觉醒和抗争。^① 宋遂良从张炜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出发，认为“极左政治运动和农村肥沃的封建思想土壤培植了像肖万昌这样冷酷、干练的基层干部”，肖万昌身上的“沉得住气”“自信”“优雅”“慈祥”给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感”，而李芒身上的斗争性来源于过去年代的“血统论”之苦，他身上对“不平等有天然的反感”，对老百姓的不理解有比一般人更多的痛苦。^②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明显具有 80 年代

① 雷达：《人的觉醒与反封建思想的推衍》，《当代文艺思潮》1986 年第 2 期。

② 宋遂良：《诗化和深化了的愤怒——评〈秋天的愤怒〉》，《当代》1985 年第 6 期。



特有的反封建、反“左”的思想锐气，在反抗者李芒的身上，研究者似乎还发现了类似五四青年对平等、民主、爱情的天然追求以及反抗强权而不被群众理解的个人苦闷。当然，80年代的历史乐观使作家和研究者相信反抗者必然胜利。这也是对正在走出历史弯路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美好想象：具有现代思想的新人必然战胜看起来很强大的旧思想、旧人物。作家当然并不会天真地认为这一切很容易实现，他因此在《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中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再到后来的《古船》，则是让四爷爷伤而不死，“三年扶体，十年扶威”，太上皇及其家族统治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何况还有一启用就沾上隋不召鲜血的变速轮，以及钻井队遗失的“铅筒”，这些现代化的不祥征兆，很难说不是用来警醒陷入现代化美好想象的世人的。

80年代文学批评有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思想启蒙，包括对传统文化落后思想的批判，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借鉴。蔡世连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出发，分析了《古船》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他指出，理性丧失导致了历史的荒谬、残忍，而这一切都源自传统宗法制度和极“左”路线结合的社会机制。土皇帝四爷爷、“武将赵多多”“文官歪脖吴”“巫师张王氏”构成了“洼狸镇盘根错节坚不可摧的治人集团”，而被治农民身上“对集权、偶像的崇拜和自我的奴化意识”，则是“专制得以畅通无阻的心理基础”^①。这篇文章同时发掘了叛逆人物隋不召和隋见素身上“生命力的冲动”，隋见素“作为封建文化的叛逆者，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复仇精神，隋抱朴身上的历史重负和最终挣脱，都是现实生活中“大地震”的精神觉醒的表现。与此相反，刘再复从西方宗教中的罪感文化出发，指出《古船》充满忏悔精神，“笼罩于《古船》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具有宗教气氛的罪感与赎罪感”“隋抱朴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一个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磨盘里日夜劳碌的人，一个不是罪人的罪人”^②。刘再复借鉴托尔斯泰的思想，阐述《古船》之谜，指出中国当代缺少忏悔精神，

① 蔡世连：《古老土地上的痛苦选择——论张炜〈古船〉的文化意蕴》，《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4期。

② 刘再复：《〈古船〉之谜和我的思考》，《当代》1989年第2期。



可以看作是80年代反思精神的体现。

另外，陈宝云对张炜《古船》之前的作品进行了历时性研究，认为张炜的创作经历了从“希望之歌”到“忧患之歌”的变奏。前者以《芦青河告诉我》为代表，后者以《秋天的愤怒》等为代表。这篇文章同样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对肖万昌身上“游荡着的那个古老的幽灵——权力崇拜、权大于法和权就是法”进行了批判，“这种封建习惯势力，是我们民族的桎梏，是我们民族的沉重包袱”^①；同时呼应了刘再复提出的忏悔意识，指出“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和忏悔意识”都是作家所需要的。

第二阶段：张炜90年代小说创作转向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人性异化、道德堕落、环境破坏等方面的批判反思。他写出了《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引起极大争议。9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事件是1993年的人文精神论争，张炜虽未参与论争，但作为有鲜明精神立场的作家，他以创作尽了自己的职责，并进行了深入思考。

9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而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思想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消退了。80年代文学的社会控诉（以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为代表）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如沙叶新的戏剧《骗子》、刘克的小说《飞天》、叶文福的诗歌《将军好好洗一洗》等）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压抑。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思想对接很快被中断。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分化：或下海经商汇入市场大潮，或守着本职岗位做学术研究，而对社会发言、进行尖锐批评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应和者了。现代化进程中精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寻找落脚点。意识形态的有意疏离和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刷，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应该到民间、到大地上寻找精神生长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张炜《九月寓言》的发表和张炜创作的转变，展开了争论。

研究者首先比较了《九月寓言》与《古船》的优劣。否定《九月

^① 陈宝云：《从希望之歌到忧患之歌——张炜创作发展的一个脉络》，《文艺评论家》1987年第2期。



寓言》者如王彬彬，他从作家的悲悯情怀出发，认为《古船》具有“悲天悯人”的超越情怀，“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而《九月寓言》则“由超越落到了世俗”，叙事者“庸常”“随俗”，描写的内容不过是“小村人食色两种最基本的生理欲望的表现方式和被满足方式”等，写到苦难，也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语调叙述出来的”“叙述者习以为常、冷漠麻木，读者见怪不怪”^①。肯定《九月寓言》者如郜元宝，认为《古船》太过阴郁，缺失生机，写的是“害了一场大病还会害下去的那种生命”，对于作家则是压抑了他“亲近自然并得自自然的那种清明淳朴的天性”；《九月寓言》则走出了80年代意识形态的“牢结”“返回民间融入大地”^②，作品具有象征意义：奔跑—停留—奔跑的生命形态，写出了人与大地的关系。可以说，批评的分歧，源自对作家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容的不同期待。前者重视作品的社会思想，期望张炜能延续《古船》的写作方式，对历史和社会现实有更多的批判反思，继续写历史上的苦难和权力思想在当今的肆虐。后者洞察到了《九月寓言》所写的寓言真实——老百姓本真的生存状态，与大地难解难分的本源联系，看到了比起写《古船》这样的社会思想命题，《九月寓言》的写作是作家的本真生命的写作。

由《九月寓言》的争论，张炜小说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民间和大地，浮现了出来。这体现出知识分子避开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召唤，到民间去接通地气的选择。上海学者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王光东等普遍肯定张炜的创作，认为《九月寓言》接通了地气，另辟了意识形态以外的一个自由自在、充满生命活力的民间天地。^③认为“《九月寓言》造天地世界，它写的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小村人的苦难像日子一样久远绵长，而且不乏残暴与血腥，然而所有这一切因在天地境界之中而显现出更高层次的存在形态，人间的浊气被天地吸纳、消融，人不再局促于人间而存活于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

① 王彬彬：《悲悯与慨叹——重读〈古船〉与初读〈九月寓言〉》，《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② 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与〈九月寓言〉》，《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③ 同上。



之清明，时空顿然开阔无边，万物生生不息，活力长存”^①。陈思和最早在文学史上提出民间这一概念，指出张炜在沉浸到民间这丰富驳杂的生命源头时，并未遗忘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认为张炜的《柏慧》《家族》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表达了对邪恶的绝不宽容。陈思和同时借鉴罗曼·罗兰对向上与向下两个民族的区分，指出张炜笔下“向上的家族”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②

对张炜创作持肯定立场的还有山东（或在山东长期工作过）的学者如魏建、吴义勤、张清华等。他们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精神境遇出发，肯定张炜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品格，赞扬张炜对物化社会现实和庸俗文化的批判、对纯洁人性的坚守、对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如吴义勤认为，《柏慧》“是一部为我们病态的文化时代和生存灵魂号脉的杰出的精神文本和文化文本，它是对我们溃败的世纪末文化的严厉诘问和最深刻馈赠……使我们在重温对于美/丑、善/恶、爱/恨、忠诚/虚伪、生/死等两极生存景观的区分时，在面对土地、母亲、正义、立场、信仰、责任、愤怒、同情、道德、宽容……这些久违了的生存语汇时，不得不经历一场持久的精神羞愧、震颤和感动”^③。贾振勇、魏建认为，张炜“在精神迷乱的时代，高举齐鲁现代人文精神的大纛，在忧愤的归途中重塑齐鲁人文精神的时代使命，以悲怆的情怀、庄严的道德义务、沉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向我们的时代追问着形而上的意义，为我们时代精神的重塑，举起了一面不倒的齐鲁人文精神之旗”^④。张清华认为，《家族》表现了张炜“匡正历史的激情和义愤”“是慎重和公正的”“是一部从局部重写革命的书，一部从正面恢复革命的光荣内涵并写出其作为局部与个体行为的历史复杂性的书”^⑤。

与此相对立，武汉和南京（或在此工作过）的一些研究者如邓晓

① 张新颖：《大地守夜人》，《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② 陈思和：《良知催逼下的声音——关于张炜的两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③ 吴义勤：《拷问灵魂之作——评张炜长篇新作〈柏慧〉》，《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④ 贾振勇、魏建：《形而上悲怆与文化操守——从张炜小说看小说作为一种精神形式的价值》，《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4期。

⑤ 张清华：《历史的坚冷岩壁和它燃烧着激情的回声》，《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4期。



芒、张光芒、贺仲明等从现代性理论出发，对张炜在市场化时代的保守倾向持批评和否定态度，如批判张炜《九月寓言》表达了复古、怀旧、停滞倒退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倾向；^①认为张炜90年代的创作充满道德说教，存在二元对立模式与一元化终极道德观，“张炜在反抗现代文明的征途上一退再退，从形上道德的追索者坠落为传统文化道德实用主义直至成为封建性道德的牺牲品”；^②张炜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对八十年代现代性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的基础上……他所站立的是绝望的、向后的农业文化立场，所表现的是一种守旧的、没落的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发展的绝望与诅咒，他的批判因此显得虚无与勉力。”“张炜和他的众多的昔日80年代战友，正共同参与着一种对80年代精神的集体性共谋，自觉不自觉地成为90年代文化对80年代精神进行戕害的帮凶。”^③

笔者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情境，90年代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不能说是完全公正的。他们从80年代启蒙文学的标准出发，以历史发展观看待张炜对农业文明的固守和对工业文明的拒斥，对他90年代创作的思想价值（包括艺术形式）评价较低。但是，我们发现，张炜90年代小说并没有违背80年代文学的启蒙精神，他对“土野蛮”和“洋野蛮”的批判，他回归乡土、亲近大地、追溯知识分子精神血缘，都是在摆脱意识形态的牢结，追求一种真正的思想现代性，这与“反对中国社会悠久渊深的封建传统”“当代中国社会的最黑暗处，正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封建和商品资本相结合的产物”^④并不矛盾。而且，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走向大地汲取精神力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退却和逃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现代性。相对于80年代创作简单地认同意识形态话语而言，张炜90年代小说创作立场，未尝不是一种沉潜、自我反思与积蓄。

另外，有研究者结合作家的“精神发展与成长”，对其创作进行编

① 邓晓芒：《张炜：野地的迷惘——从〈九月寓言〉看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② 张光芒：《天堂的尘落——对张炜小说道德精神的总批判》，《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③ 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④ 同上。